

住杭州臨平廣嚴院，善草聖，圓熟有法。紹興初，被召作草。首書「名花傾國兩相歡。」帝不悅，賜罷。今錢塘人家所收稱王逸老合作者，皆其書也。」

釋智成——《中州金石記》評其永安縣緱山通天觀《重修昇仙太子大殿記》云：「碑文工整，字亦端秀，有唐虞、褚風格，緇流辦此，當有書名，然不見聞人。」（見祝嘉《書學史》）。

釋省言——宋代高僧。明趙岫《石墨鐫華》云：「得《心經序》於報恩寺壁間，唐南陽忠國師述，宋九華山僧省言書。書全出伯施（虞世南），幾於亂真。」

釋宗相——宋代高僧。明陶宗儀《書史會要》云：「宗相善詩草，字學精博。」

釋了性——宋代高僧。號大林。為人剛毅，頗負氣節。元至大間，太后創普濟寺於五台山，延了性居之，卒諡弘教。前書又云：「了性，余杭人，精於醫而善草書。」

釋眞延——遼道宗時高僧。《遼史》卷二十一《道宗本紀》云：三教寺《佛頂尊勝陀羅尼幢記》，講僧眞延撰並書。」

釋肅回——遼天祚帝時高僧。清蔣溥《盤山志》載：「感化寺碑》，遼天祚帝乾統七年漁陽南林撰文，沙門肅回書。」

釋彥修——宋代高僧。明安世鳳《墨林快事》云：「釋彥修草書，亦自楊少師出，十得其六七焉。」

釋宗謙——宋代高僧。明于奕正《天下金石志》載：「宋《草堂寺舍利亭記》寧祖武撰，釋宗謙書。」

釋法舟——宋代高僧。明趙琦美《鐵網珊瑚》載：「《洪舜俞帖跋》，有法舟書。」

峨眉道者——宋代高僧。宋周少隱《竹坡詩話》云：「峨眉道者居大梁景德寺二十年，沐浴端坐而逝。書長短句於堂側壁上絕高處云：「明月斜，西風冷。今夜故人來不來，教人立盡梧桐影。」字畫飛動如翔鸞舞鳳，非世間筆也。」（未完）

（上接第41頁「韋陀菩薩是誰？」）

中生出魔相，著了相，著了魔。因此，金剛經破執去相，說得十分明白。世俗相傳金剛經可驅邪治鬼怪妖魔，其實就是金剛經破執去相。若有所見邪魔，誦念金剛經之外，還必須心中真正破執離相才行。

佛陀原不許造像崇拜，但是後世不見像不生敬，自從犍陀羅佛像藝術開始，相沿成風，至今寺廟無不塑像，造像者各隨靈感及推想而塑造出各尊佛菩薩與天神之像，其中也不無真正是根據目擊菩薩化現而塑的，當然大部份仍是臆造的居多，我們若依廟宇的佛像去以相求見佛菩薩，是不一定正確的，不過，有時候，佛菩薩為憐衆生孺慕之苦，也會隨俗地化現為各人所求見的廟宇塑像形相。

帝釋與億萬佛衆，亦有此俯從衆生願望的偶然依像化現的情形，以慰信衆，以安其心，舉例說，上文所說鄭居士全家所見到韋陀化現金甲天神形相，就是最佳實例，鄭氏一家若不見金甲天神形相，怎得安心，怎得勇氣去偷渡日軍封鎖線？世人著「相」，帝釋若不化現如南華寺所奉之韋陀塑像，鄭居士等怎能認識祂而為之見證？

「有相俱妄」，這是不錯的，但是，佛菩薩有時亦以幻相來遂行拯苦度厄安定人心的，我們不能執著「有相俱妄」一句就否定了一切的现象都是非善類的幻相。相是幻的，的確，若乎救度衆生而現幻相，則雖幻亦真，若乎為求私己血食或利益而現相，雖真亦妄！現相者是佛是魔？端視其動機來意，就可分辨。

帝釋在這娑婆世界，被塑造為金甲天神形象，除了上述的種種緣故之外，還有歷史上的因素，下文不妨簡單地談談從人文角度來看帝釋怎樣被稱為韋陀菩薩，當然這些人文觀點，並不能推翻帝釋在無色界複度時空宇宙的存在。

（未完）



得詫異——很多人在家中供奉觀音菩薩，但是，很少人在家中供奉韋陀菩薩。有些訪客甚至於這樣問我：「這位是關聖帝君嗎？怎麼不提關刀的呢？」

很多中國人家供奉關公，難怪有人誤認韋陀菩薩聖像是關聖了，碰到這些問題，我就必須一一耐心地回答。

「你爲甚麼不供奉關公而供奉韋陀呢？」有些訪客問我：「關公是帝君呀！韋陀只不過是一位小小護法神吧？」

我很諒解人們重視關公而輕視韋陀，我知道一般人崇拜關公的忠義而且絲毫不懂韋陀菩薩的身份與大能。一般寺廟也沒有很重視韋陀菩薩，往往只把韋陀菩薩供奉在偏殿或一個角落，有一些廟宇甚至於只把祂供在大門口或影壁後面，當祂是守門神，這就令我大惑不解。

「韋陀菩薩？」有一位比丘曾這樣答覆我：「這是替佛寺看門的神嘛！」

「韋陀是十八伽藍神之一。」另一位僧人這樣說：「是護法的，看守廟門的，又不是佛！」

我說：「你說，韋陀菩薩又不是佛，我且問你，佛經怎麼說？何謂衆生是佛？你知道嗎？你說韋陀菩薩只不過是一個小小護法神，你知道你造了口業嗎？你還不頂禮向韋陀菩薩認錯悔過？」

我做得太過火也罷，對也罷，錯也罷。這却是我的真實一面，我從無矯飾我以真面目對人，在嗔戒上，我是很差，毫無修養，這必須承認。

這件小故事，反映出一般人對於佛寺莊嚴的不注重，和他們對於佛像的不尊敬，這是很令我生嗔的，我不喜歡任何人不敬佛像，我也不喜歡任何人輕視韋陀菩薩，說祂只是小小護法神。

韋陀菩薩只是小小護法神嗎？

我所知道的韋陀菩薩却不僅僅只是「小小」的護法神！

我在以前的幾篇拙作隨筆寫過，我見過了韋陀菩薩的三重彩虹周天圓光，它數次出現在我家佛堂上空，是三百六十度的三重彩虹，廣罩週圍數百尺的天空，我在那些隨筆中却尚未寫出韋陀菩薩的正真身份。

我一向都知道韋陀菩薩不是一位普通的「神」(Deva)而是一位菩薩(Bodhisattva)，也是一位古佛。

一般人以爲佛只有一個釋迦牟尼，實際上，衆生悟時即佛，衆生修成十地菩薩，又修成佛位的很多。在多元複度宇宙的無限無邊世界之中，有無數的佛，釋迦牟尼佛爲一大事因緣，就是度世人而出生而來，弟子尊之爲世尊，後世遂誤以爲只有一個佛，這個觀念，恐怕或多或少也受到了猶太基督教的「一神」思想影響。(其實猶太基督教也承認有天使等神靈，但是只准拜一個「真神」上帝。)

最著名的古佛，就是阿彌陀佛，很奇怪，很多人唸着阿彌陀佛，也還不知道或是不認識到阿彌陀佛是古佛也是未來佛，佛經上說得很明白，文殊是過去佛，釋迦牟尼是現在佛，阿彌陀佛是未來佛，佛經本本都說宇宙有億萬無限的佛土和佛菩薩。

另一位最著名的古佛，就是觀世音菩薩，祂以悲願尋聲救苦而自居於菩薩身份，還有古佛地藏菩薩，立誓度盡地獄衆生，也居於菩薩位，另外有普賢菩薩，也是古佛之一，虛空藏菩薩，賢首菩薩……這些菩薩們，其實都是古佛，爲度衆生而行菩薩行，因稱菩薩。佛與菩薩其實並無高下之別，只是佛以覺悟之超慧而被稱爲佛，菩薩以行悲願慈心濟世救苦而被稱爲菩薩，其實佛與菩薩是一體的，而且，在複度宇宙之內外，億萬佛土均有佛(華嚴經內各卷說得很明白，億萬佛是一體，一佛即億萬佛菩薩，一佛化身億萬，億萬合一佛)。

韋陀菩薩原是一位古佛化身，以行慈悲故而稱菩薩，以降魔護法破邪顯正之故而現金甲天神相。

中國佛教一般人將韋陀菩薩誤認爲守門神，又誤認這位金甲將軍相的菩薩是唐代南山道宣法師所見之韋天將軍，道宣所著「靈威要略」與「感通傳」兩書，後者有一段說：「有一天人來敬禮，叙暄稱已，曰弟子姓王名蟠；弟子是南天韋將軍下之使者，……次又來一天云，姓費，禮敬如前，云：弟子迦葉佛時，生在初天，在韋將軍下……韋將軍童眞梵行，不受天欲，一王之下，有八將軍，四王三十二將，周天下，往還護助出家人。」

法苑珠林第十六卷也說：「又有天人韋琨，亦是南天王八大將軍之一臣，四天王合有三十二將，斯人爲首，生知聰慧，最離欲塵，清淨梵行，修重眞業，而受佛囑，弘護在懷，周統三洲住持爲最。」

後人根據道宣法師的記載，認爲這位姓韋名琨的將軍，就是韋陀菩薩，這樣說來，韋陀菩薩就被誤認爲是四大天王的手下部將領班了，這可是恰恰將四大天王與韋陀菩薩的眞正身分關係本末倒置。

我所向來知道的韋陀菩薩的眞正身分却是帝釋！

是的，韋陀菩薩就是忉利天之天主與三千大千世界之主。

四大天王是帝釋的外將。居於在須彌山之半腹一峯毘陀羅山，該山有四座峯頭，四天王各居之，各護一天下，因稱爲護世四天王，所居之天，稱爲四王天，是六欲天之第一處。

四王天(梵音英譯Caturmaharājika)分別爲：東持國天(梵音英譯爲·Dhritarāstra)南增長天(梵音英譯爲·Virūdhaka)·西廣目天(Virūpaksa)·北多聞天(Dhanada)。

關於四大天王的記載，在長阿含經內就有說：「東方天王名多羅吒，領乾闥婆及毘舍闍神像，護弗婆提人。南方天王，名毘琉璃，領鳩槃荼及薛荔神，護閻浮提人，西方天王名毗留博叉，領一切諸龍及富單那，護翟耶尼人，北方天王名毗沙門，領夜叉羅刹將，護鬱單越人。」

止持會集音義的記載說：「東方持國天王，謂能護持國土，故居須彌山蓋金埵。南方增長天王，謂能令他善根增長，故居須彌山琉璃埵，西方廣目天王，謂以淨目天眼常觀護北閻浮提，故居須彌山白銀埵。北方多聞天王，謂福德之名聞四方，故居須彌山水晶埵。」

宋代智嚴法師所譯之「四天王經」，有記載云：「每月六齋日，四天王從七曜二十八宿下四洲，伺察衆生之善惡而報告於帝釋，」

從佛經的記載，已可證四大天王是帝釋的部屬，而不是帝釋的上司，這是符合我神識以前見到的情形，我是先有此神識上接觸到帝釋與四大天王，然後才去查佛經找尋佐證的。

四大天王之下，有四方大將，即是：北方散脂大將，東方樂欲大將，南方檀帝大將，西方善現大將。四將各有五百部屬，率領二十八部天神守護佛法。

現在各處寺廟所供四大天王造像，可能是根據「四方大將」的個別特性而想象造型的，因而有彈琵琶的「天王」，弄蛇的「天王」，托塔的「天王」等造型。

這些造型實際並非「四大天王」的眞實化現色相。

佛經上說的「須彌山」，一般人誤以爲是指喜馬拉雅山的最高峯，甚至有些佛學學者也在其著作中說：須彌山是喜馬拉雅山額非爾士峯，也有些學者說：須彌山並不存在，只是佛教採用上古印度人地理貧乏知識所幻想出來的一個「世界中心」，因爲佛經所講的四大洲，除了南瞻部洲勉強可說是印度大陸之外，其他的東勝神洲等三洲，都不能附會考證爲現代的任何一處地方，因此，所謂「世界中心」的須彌山，實際上並無其事，只是設譬而已。

這些論調，似是而非！

佛說須彌山，並不僅有一座，而是有無數座須彌山，即是有無數的「世界中心」，(請參閱各經及拙著各書)請多多研讀佛經，

尤其是阿含諸經與華嚴經，這些佛經，幾乎每一品都提及佛說有無數須彌山，有些是大須彌，有些是小須彌，各成爲世界中心，（即是宇宙中心，字就是各種空間，宙就是各種時間，即是說，各種複度時間空間的世界，包括上下四方，各度空間，與過去現在未來），這已經是很明白地指出，每一座須彌山就是一種宇宙的中心；須彌山又名光明山，光明無比，光華億萬丈，分明佛經說的有些須彌山就是現代太空科學所發現的各座星雲漩系的中心——例如：銀河系中心就是一座中千世界的須彌山。

我們的物質宇宙（色界），是無數大大小小多元宇宙，無數空間（界）的交織物，小千世界（太陽系）無數座，組成一座中千世界，它的中心是無比的高能高熱的光芒億兆里的一團物質，從上下正面及反面來看，形狀像一團蛋黃，從旁邊側面來看，就像一團圓頂的光華的大山，這就是光明山，這就是須彌山。

星雲漩系中心的四個方向外面，有黑暗的太空，佛經稱之爲「海」，把太空稱爲海，是古代印度與埃及與希臘相同的。這無限的太空「海」中有許多小千世界（太陽系），這樣一分析，就很容易明白佛經所講的須彌山是甚麼了，佛說的須彌是在太空的深處，不是在印度與中國接壤的喜馬拉雅山，世人不向太空深處去找尋，却向喜馬拉雅山去大做刻舟求劍的功夫，無怪乎怎樣也弄不清楚了。那樣去考據，當然考到頭暈眼花也「查與事實不符」了。很多佛學學者，就是固執地只講哲學，不肯從太空科學與宇宙學去入手研究佛語，他們死也不肯接受佛說諸經教是說給複度宇宙衆生聽的，他們固步自封地說佛只是「人間」的，那樣的冥頑不靈，鑽牛角尖，就算懂得佛學中的哲理，也只是得到人生哲學的一面而已，並不能真正獲得佛學的更深遠的「超宇宙」真理，他們不了解佛語的宇宙跨越性，就妄自亂批評佛經內的超自然是「神話」「迷信」，真乃愚不可及！昧不可救藥的目光狹窄症！

在這個色界物質宇宙之中，有無數的星雲漩系中心（須彌山）

，它們帶着無數的「小千世界」（太陽系）及無數的星體，不停地旋轉着，它的中心在自轉，也在公轉，挾着多條漩臂，繞着一個更大的中心而進行，這個更大的超級宇宙中心，是更大更高密度光度熱度的一團光熱高能中心，其形狀也是由於族轉而形成了圓錐形的堆，也以稱之爲「山」，這就是更大的須彌山，這就是帝釋所居之所，它的四個「象限」各居有一位部屬，那就是所謂在山腰四峯的四大天王。

帝釋與四大天王及其部屬（佛經稱爲眷衆部衆）都不是色身，牠們都是超越色界的無色界巨大高能，這種無色界的高能，是非物質的高能，所以可以居住在色界（物質宇宙）的中心須彌山，雖是溫度高達攝氏數十萬度，對牠亦無有傷害，牠可以出入色界與無色界，來去自如，帝釋實乃萬佛億佛之一，與萬佛同體。

彌陀經云：「……其土衆生，常於清旦，各以衣祴，盛衆妙華，供養他方十萬億佛，即以食時，還到本國，……」這就是說明宇宙之中有無數的佛，他們都可以隨時來去出入各時空各界。這也是我以慧眼法眼天眼綜合觀察所能見到的實情之一，佛說的彌陀經全是實際情形，並非虛言。

帝釋佛以祂的無限大能力，爲護法度濟衆生，乃各隨類而化現，予以接引，祂對天人則化現天人形相，對我們這一個小千世界太陽系內地球人類，則化現人類形象，因降魔及護法救危拯難而現威武金甲巨神天將之幻相，其實那並非其真正法身，這情形與觀音菩薩乃古佛因尋聲救苦出苦度厄而隨類化現，情形相似，觀音菩薩以特別大慈大悲而現慈母相及慈母抱嬰孩之相，亦有時化現威武大將軍相（請研讀法華經普門品），這都是我們所常見熟知的了。

諸佛菩薩都不是世人以「相」求見的色身肉體，世人每以「相」相求，往往有墮魔障，心雖虔誠，却以「相」求見如來，就會從心